

《寻找最美街道》系列报道之一百零四

布后街

气韵悠闲自恬静 书香墨韵话古今



□本报记者 胡斌 文/图

从成都地铁3号线市二医院站出来，就会看到布后街的路牌，经过一处写满了四川方言的通风口，布后街便出现在眼前。布后街是典型的成都小巷，出去就是梓潼桥、福兴街，如果继续前行，便是锦江剧场、商业场、总府街等热闹地段。而这里，来往的人很少，始终保持着独有的那份幽静。

布后街因为位于布政司衙门之后而得名，与布后街相对，过去也曾经有过布前街，就是今天的华兴东街。原来的布后街不像现在这么短，当年修建红星路时，新开的红星路二段“占领”了布后街的中段，把布后街分割成了遥遥相望的东西两段。后来对红星路二段进行整治时，又把布后街东段纳入了“干槐树街”，只有西段保留了“布后街”的名称。所以，如今的布后街就成为了一条不足200米的小街。

据说，解放前布后街有许多达官贵人的公馆深院，解放后变成了普通老百姓的居民大杂院。解放前的布后街非常热闹，有吃的，有唱的，人来人往，十分繁华。当时成都非常有名气的“荣乐园”川菜馆就在这条街上。这家饭馆当年的辉煌，放到现在来说规格绝对比那些酒楼高不少。虽然在2009年，荣乐园就从这里撤走了，但在大洋彼岸的国外，“荣乐园”川菜馆却依旧保持着居高不下的人气，生意相当火爆。曾经的布后街还有一个成都大戏院，在当时整个戏院班子行当整齐，阵容可观，无数川剧大咖们穿梭于此。每天有午、夜两场，每日客满，晚场尤甚，当时的人们热衷于川剧，戏院开门营业，看戏的演戏的聚集在布后街，人气十足。

如今的布后街就安静得多，面对着这条街，身后是来来往往，眼前却是相反的景象，幽静清闲，偶尔有一两个过路的行人匆匆走过。街道右侧是几家照相器材商店和小店铺，还有一个小食堂，夏季的时候，绿树成荫，使得这里更为清静。“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用诗句来形容这里的环境，尤为贴切。

“我还记得上小学的时候，从布后街到商业场的上学路上，都是小街小巷，沿途就喜欢看各种商铺的摆设、手工工匠的做工、艺人做面人和糖人，以及街边铺面和摊子上卖的各种小吃。”说起布后街，附近的老街坊都记忆犹新，虽然没了往日的热闹和新奇，但仍保持着独有的气质。

如今的布后街成了文化底蕴的象征，因为地处红星路，这里有《四川日报》，还有四川省文联，所以，走在布后街，迎面而来的是文化的气息。据了解，曾经有多个协会在这里办公，四川省作家协会、四川音乐家协会、四川美术家协会、四川戏剧家协会，凡是在四川属于文艺圈的那些事，都与这儿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当然，这里也诞生过许多优秀的作品，比如那些年大家喜欢的《星星诗刊》《四川文学》等读物，都是出于此处。

据说如今的四川省文联大院，在清代是四川布政使孙治晚年所建的孙家花园，也是清代成都著名的私家园林。到了民国时期，成为辛亥革命元老熊克武的旧宅“息庐”。直到后来修建成都市第三幼儿园和新建红星路才被占用，现在的省文联只是原来“息庐”的一部分。清代布后街上也曾建有西江公所和河南会馆，川菜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作用的著名川菜馆“荣乐园”创办第二年就搬到这里。

闲暇之时，当你走在成都的老街巷里，只要稍加停留，那些悠久的历史或故事里的人就会蹦出来，在你的面前活灵活现。看看那些从明清时期沿用至今的街名，怎能不让人们驻足遐想或流连忘返。正如布后街一样，虽然看着平平无奇，但实则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在城市飞速发展变化的今天，布后街，仍保持着那份独特的气质和底蕴。

前：“熊老五高山柴火老腊肉，镇阳镇云峰村农产品互联中心”。

“欢迎各位朋友光临！”一个宏亮的声音，伴着从扣板房里走出来的高大汉子，一脸笑容还双手抱拳。

他就是熊老五，这个四方岭的主人，有山民的爽朗，又有几分商界的机敏。我们刚下车，就被这山、这人、这老屋所吸引。

一块二十多米长、三四米高的元宝状岩石，如天外飞来，稳稳地立在山顶的坝子里，右边一间青瓦木柱的老屋，没有外墙，从屋顶垂吊而下的是密密的、闪着金黄光泽的腊肉，长条宝肋、五花，连筋带蹄的，甚至还有半边整猪熏制的。熊老五热情地带我们走进这个吊满腊肉的老屋：“这是我舅舅的屋，小时候走外婆家来惯了，我就把它用起来做了晾房！”屋的正中，还置有两扇大门，另一边是向着山崖支出去的虚脚楼，全部是羊圈和鸡舍。见我们有兴趣，熊老五高声大气地说：“这不算我的鸡舍，我的鸡从不进圈舍。圈点只是为了好捡蛋。”说着带我们转向左边山沟。从铁丝围栏住的山沟口望去，上千只羽毛闪亮、气宇轩昂的公鸡正在草地上奔跑，一声吆喝，有几只扑棱棱直飞到树上。熊老五说：“这才是我的飞鸡场，从不进圈舍，让它们跑、跳、飞、吃红苕、吃包谷、吃昆虫、喝山泉水。”顺着山谷望下去，在杂树林的缓坡下，有一条山泉向下流去，一问，有3公里长。李建全介绍道：“这就是熊老五的山庄梦！”

李建全带来的乡厨曹师，在云南开过10多年的饭店，这时已进厨房忙着展示手艺了：杀鸡、刷鱼、煮腊肉香肠、炒菜、煮青菜萝卜汤。

熊老五的妻子已把餐桌摆好，同时

忙着把熏过的腊肉、香肠背出来，趁着这难得的太阳晒起来。

熊老五是镇阳镇人。问起他如何萌发这个山庄计划的，熊老五沉思了一下，说出一个字：“穷”。这里是镇阳镇的偏远山村，叫云峰村，连同这一片的天云、乌泡几个乡，都是深丘区、高寒山区，土地贫瘠，农作物单一，就出红苕、包谷这些杂粮，交通又不便，村里老人捡十个鸡蛋，也要提到镇上去卖，买点盐巴。身强力壮的熊老五不怕吃苦，自留地、荒地、坡空地、林下空隙地等都开来种，一年下来，红苕、玉米要收一万多斤，蔬菜也多，怎么办，就养猪吧。熊老五从养猪到组织贩猪，生意做大了。但在羊马被一伙骗子蒙骗，一车猪没了，六万多元钱，那是村民的血汗钱啊！他不敢回家。那帮骗子就挟持他一起去“干大事”。熊老五至今还记得那骗子的外号，没有真名，熊老五决不同流合污，在一个晚上偷偷跑了几十里路，辗转半年才回到镇阳。他给村民写欠条，立字据，分期还钱，硬是用三年多的时间，把那车猪的账还给了村民。这个举动让村民对熊老五充满信任。而他在仔细分析农民种粮、养猪都不挣钱的原因后，走上了生态养殖之路。

熊老五感叹道：“食品安全是国法，生态绿色是途径。前年非洲猪瘟，猪农亏得很深，去年大发展，成本又高了，我就把农民的架子猪买下来，引到山里散放。”他有个徒弟在井研收猪，凡是架子猪都被他接手迁到山上，成了四方岭的主人：钻山林，吃杂粮，睡崖洞，喝山泉，除了必要的防疫，没有人为干预，更不催肥。可是养生态猪时间长，出栏率不高，熊老五和朋友们合计，引进了一年多出肥、肉质优良的藏

□本报记者 李艳 文/图



四方岭上的熊老五

云想衣裳 百美尽呈 成博新展诠释“华夏”之美

□本报记者 胡斌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作为中华文明最为核心的象征之一，服饰文化凝聚着华夏民族的文化风貌，它不仅展示着光彩夺目的服饰之美，更承载着华夏民族衣冠载道、礼乐之邦的厚重内涵。

1月25日，成都博物馆“云想衣裳——丝绸之路服饰文化特展”大幕开启，来自全国20余家文博机构的186件/组精美文物即将惊艳亮相，谱写一曲流光溢彩的锦程华章。

一袭缣衣 揭开国丝织业的兴盛

中国是世界蚕桑丝绸的起源地，距今5000多年前，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先民们已完成了从野蚕驯化到缣丝织绸的探索历程。早期的丝绸是养蚕送死、祭祀酬神、沟通天地的重要物质载体；商周后，丝绸逐渐演变为身份的象征，其上出现了织花和刺绣，标志着丝绸艺术的真正开始。

来自荆州博物馆的战国缣衣，是迄今为止我国考古发现最早的对襟袍服。它双袖平直，两襟对中，腰与下摆等宽，凹后领，红棕绢面上刺绣有凤鸟逐蛇纹样，袖缘为条纹锦，领缘是大菱形纹锦。虽无实际的穿着功能，但仍然有“衣作绣，锦为缘”的基本特征，足以见当时的审美趋势与织锦技术的发达。

一身彩织 诉说秦汉大一统的繁荣

秦统并天下后，曾“兼收六国车旗

服御”。其后，随着汉代大一统政治体制的完善和社会生产力的提升，衣冠制度得以全面贯彻，形成了具有汉文化特色的服饰体系。

“上下连裳，披体深邃”的深衣，就是当时普遍流行的服饰之一。

出土自湖南马王堆的彩绘立俑身着深衣制长袍，交领右衽，广袖曲裾，袍上以红黑二色彩绘出花纹，袍缘、袖口绘黑底红花织锦，为我们完美呈现了汉代服饰突出形体之美的审美特征。

一缕薄纱 彰显两汉丝织技术的发达

时至两汉，除了设立丝织品官营生产机构，民间私人作坊式和家庭式的丝织生产也得到长足发展。丝织品商品化生产规模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不仅产量增大，种类也日趋繁多。

本次展出的西汉黄褐色对鸟菱纹绮地“乘云绣”，以绮为绣地，织纹和绣纹交相辉映，几何纹、植物纹、动物纹交替分布，飞鸟、云气与瑞草花卉连续紧扣，朱红、浅棕红、橄榄绿三色丝线绣出

桃花纹与云纹，是为“乘云绣”，寓意“凤鸟乘云”，画面生动，华贵异常。

同时期的印金银火焰纹纱则是是迄今所见最早的三版套印丝织品。金银研成粉末后，加胶调和成泥，用青铜凸版印模印在轻薄透明的纱上，火焰纹样（或称博山形纹）绚丽多姿，可以想象，其时作为衣物，在行走摇曳之间的明艳动人。

一顶金冠 见证丝绸之路的文化交融



公元前二世纪，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以首都长安（今西安）为起点，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贸易通道，即陆上“丝绸之路”。

丝绸，成为古代中国向世界输出的最重要的商品之一。

南北朝时期，兵戈扰攘，民族融合。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服饰在丝绸之路上熙攘交错，不同的文明以服饰为载体，在这里互通互鉴，交换着关于文化、艺术与技术的秘密。

在展出的众多璀璨的饰物中，这件

来自内蒙古的镶宝石金冠饰显得极为醒目。它呈花环状，缠绕着由金叶、金丝、金片编织而成的树叶及花卉，花卉中间镶嵌各种宝石，华丽夺目，仿似希腊神话中的月桂冠，见证着北方游牧民族通过草原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一件陶俑 辉映盛唐“衣冠王国”的黄金时代

南北朝时期的五方杂处为盛唐服饰文化的绽放奠定了基础。唐代国力强盛，东西文化交流频繁，在吸收中亚纬锦技术的基础上，其纹样也推陈出新，兼具北方游牧民族的服饰特点，创建出一套详细的冠服制度。

盛世丽人，风华绝代。唐代风气开放，女子装束华丽精美，并兴起了着胡服、男装的风潮。本次展览的两尊彩绘陶女俑可为我们一窥彼时风景。她们头梳乌蛮髻和风髻，皆着对襟内衣，胸前系祥，拖不同色彩的曳地长裙，足蹬翘头履。女俑应为贵妇形象，面颊丰润，描细眉，抹胭脂，红唇欲滴，形态端庄大方，雍容华贵的形貌，精致华丽的妆饰，彰显着大唐盛世之风。

这些千年前的华服、锦袍、冠饰，携着所在时代的倩影，为今人展开一幅浮翠流丹的施施画卷。从五千多年前的桑蚕驯化，到两汉丝织技术的发达；从丝绸之路开启的东西交流盛况，到盛唐时期包容绽放的辉煌……衣冠王国，百美尽呈。服章之美，覆衣天下。新春迎成博，领略“华夏”之美。

（图片由成都博物馆提供）

向下扎根 向上开花 凝心聚力 重振雄风 四川省散文学会成立三十周年庆典暨2023年迎春团拜会在蓉举行

隆冬暖阳，大地回春。1月16日下午，四川省散文学会成立30周年庆典暨2022年迎春团拜会在成都天邑国际酒店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120多名会员代表和四川省作家协会等单位领导、嘉宾出席庆典迎春活动。本次活动由四川省散文学会秘书长蒲光树主持。

庆典会上，会长丁仕强指出：四川省散文学会自1990年成立以来，在首任会长卢子贵的带领下，散文学会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30多年来，学会创办了《四川散文》杂志，编辑了《川渝百家散文》《四川散文百期选萃》等众多散文集，设立了“四川散文奖”“四川散文创作奖”等奖项；搭建了“中国西部散文家论坛”，促成全国第一个地级市的“中国散文之乡”落户德阳，全省第一个“四川散文之乡”落户富顺，并相继落户多个市县乡村，极大地提高了学会在全国的影响力；开设了“当代四川散文大观”网络公众平台，加强了与广大会员以及散文爱好者的联系；会员创作出版200多部个人散文集，100多名会员相继还获得了“鲁迅文学奖”“冰心散文奖”以及国家级大刊和省部级文学作品奖项。

随后，四川省作协社联处处长杨军对学会成立3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并对散文学会的队伍建设和今后的创新发展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和建议。希望学会凝心聚力、踔厉图治，重振四川散文学会之雄风，再创四川散文学会新辉煌。

团拜会文艺活动上表演了舞蹈、小品、杂技等。学会部分会员和文艺演员同台合唱等精彩的文艺节目亮点纷呈。

杨明强 向江

香猪，一头猪150斤左右，但做成腊肉后售价可达68元一斤。藏香猪可以满足城市人低脂、高蛋白的饮食需要，完全缩短了周期，这样形成了梯级投放、间次出山，目前，山庄一年出售藏香猪300头，除此之外，还有1000多只跑山鸡，1000吨水果，形成了畜禽互补、农牧一体、农旅共举的山庄产业形态。

访谈间，我问起当地政府有没有支持。熊老五感动地说：“我经营了五年，住到山上也有二年了。井研县农业农村局的领导上山来，提出给30万元帮我修条路，打通产品出口，发展休闲旅游，我可谢绝了！”“为啥呢？”熊老五一摸头，笑道：“我还没有干出成绩，带动丘区农民致富也才开始。”

李建全说，熊老五在青神把聚兴茶庄做为销售点，在井研也开了一个窗

口，让城里人能品尝到山庄的产品，以此培育市场，引导乡亲们跟进扩大规模，开发副产品。

怎么营销呢？我问。

熊老五笑道指着李建全：“李乡长制作视频，通过手机平台天天发，不花一分广告费哈！”

饭菜摆上桌子了，肉香菜鲜酒好。有从成都开车来买过年货的，熊老五的妻子给他们抓了一只跑山鸡。熊老五见了，放下酒杯去山沟口，用网子捕了一只红头花冠、雄气十足的公鸡，递给客人：“换一只，这才是四方岭的生态鸡。”

这咋算呢？成都客人问。

熊老五哈哈一笑：“价已收够了的，你尝尝优质的四方岭跑山鸡，记得我熊老五山庄就对了！”

邵永义 文/图

